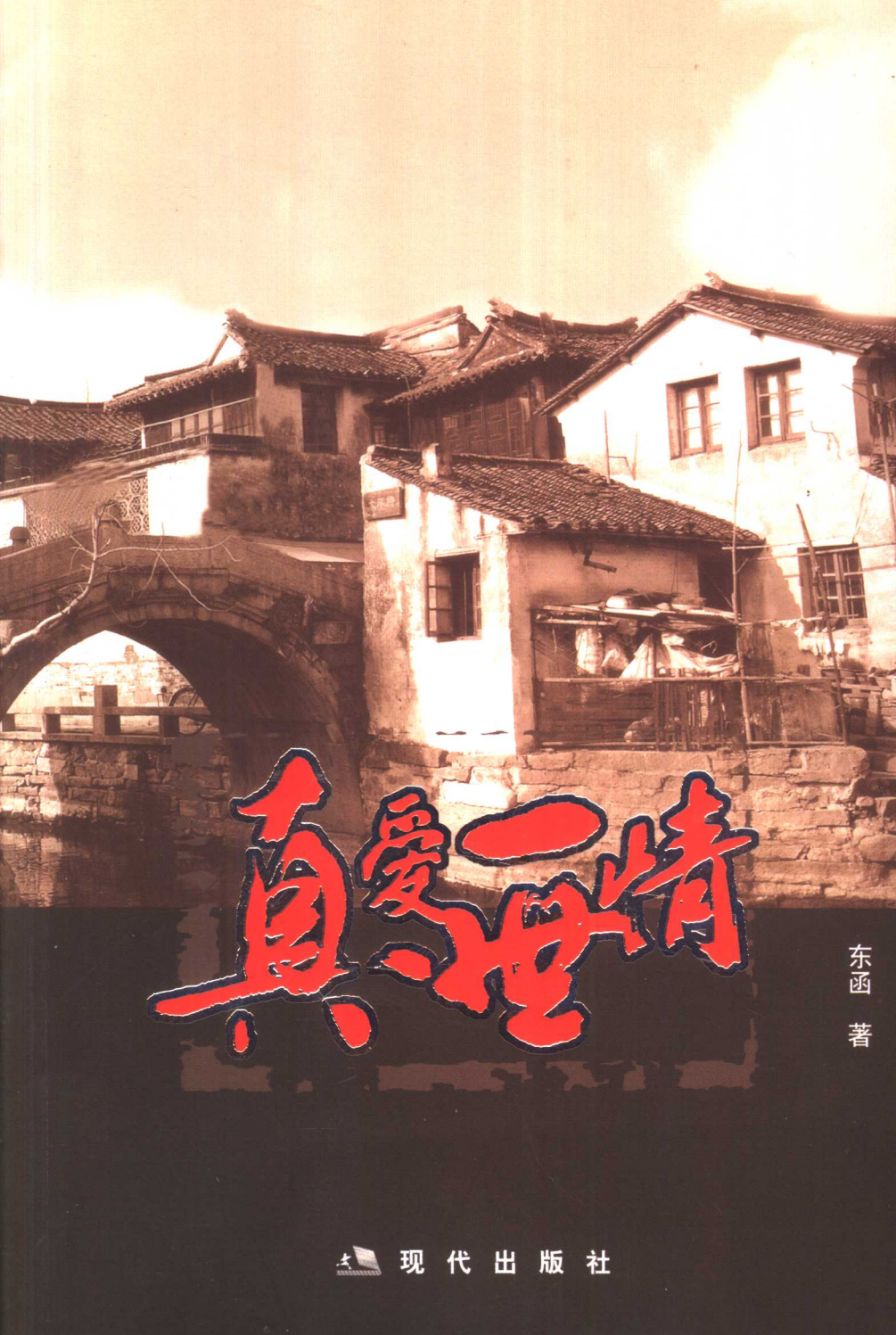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真爱一世情

东函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真爱永恒

东函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爱一世情/东函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4
(梦剧场)

ISBN 7 - 80188 - 369 - 1

I. 真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6563 号

著 者: 东 函

责任编辑: 张 璐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0483 (兼传真)

电子信箱: xiandai@enpita.com.cn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11.875

版 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88 - 369 - 1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 一 章

浩浩荡荡的扬子江,把江苏劈成了南北两半。北面是浩瀚的大平原,一直延伸到黄海边上;南面又分为东西两片,西侧为一片丘陵,东侧是太湖水乡。

在太湖水乡,有一人间天堂,东邻大海,南连平原,西滨太湖,北枕长江。其内河道纵横交错,湖泊星罗棋布,青山绿水,稻香鱼肥。这就是被誉为“锦绣江南,鱼米之乡”的苏州。

苏州城内物贸交通,商贾云集。这其中有一江家大户,世代为商,为当地第一大家。在太湖的东面有一条小河,清漪荡漾,沿着小河向东而下,行几里有一小桥,小桥两侧的石壁上藤萝野花像飘带一样垂挂下来,过了小桥,但见一朱漆大门,洋行的江家大宅就在这古色古香的园林里。园中池塘清幽,假山玲珑,小桥连路,复廊迂

回,其间花木扶疏,有含笑、山茶、牡丹、桂花,还有春兰、芍药。前有石栏环绕,梅树数百,素艳成林,后临荷花池,蓝天白云,倒映水底。放眼园中,樟朴如盖,玉兰飘香,清雅幽邃。凭栏远眺,青山隐隐。

这天是江家一个特别的日子,江家的少夫人秋琴就要生产了。老夫人为了这一时刻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。

在偌大的花园里,不时可见挂着的百子图,还有锦布做的婴戏图、刻有“添丁添福”的金锁片。

庭院的中央放着一张长形桌,桌上放了几大盘满满的面点,几个小女孩围在长形桌旁笑闹着,迫不及待地要拿桌上的东西吃。江府的丫环明月守在这里。

在江家大宅内,不时传出秋琴痛苦的呻吟。

志和握着秋琴的手安慰她说:“秋琴,助产士马上来了,你再忍耐一下。”

有志和在身旁,秋琴的心踏实多了,志和的手似乎在抚慰着她的心,让她感到安慰与温馨。

这时江母也在一旁安慰说:“秋琴,妈知道你很痛。放心,我的好媳妇,妈已经准备了人参片,”说着递上一片人参,“来,含一片,补补气。志和,我们盼了这么久,这天终于到了,我好高兴江家终于要有后了!对了,你赶快去看看产婆翠娥到底来了没有?”志和像未听到似的,依旧紧紧握住秋琴的手。

江母看着着急,起身往外推志和,志和只得离开,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秋琴。

“志和,你顺便问一下明月,三个月前,我特意从各地找来的那三位风水师、地理师、命相师交代的事情,办好了没有?”

志和点了点头,他不放心地看着母亲,迟迟不肯离去。

江母似乎看出志和的心思:“哎呀,秋琴有我照顾,你放心啦,

快去看!那些生男孩的东西很重要,一件都不能少,你赶快去看看,检查检查!”

江母说着将志和推出了房间,屋内,秋琴仍在痛苦地叫着,志和心痛地站在门口,咬咬牙离去了。

“秋琴,这次为了生男的,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,那三位名师做了一些法,保证一定会生男的,妈真为你高兴,你总算让江家可以传宗接代了。”江母握着秋琴的手,眼睛望着秋琴,眼光里充满了期待。秋琴会意地点了点头,忽然阵痛袭了上来,“啊!我肚子……好痛啊。”

爱珠和爱丽姐俩一齐坐在台阶前,房内母亲不断的哀叫声使姐姐爱珠感到很难过,她对妹妹说:“妈妈叫那么大声,一定很痛的!”爱丽似乎没听见姐姐在说什么,扳着手指在一边数着。“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。”爱珠问妹妹在算什么呢?爱丽说:“你、我、妈妈要是再生一个妹妹,我们家就有三个女孩儿了!”爱珠赶紧用手捂住爱丽的嘴,压低声音说:“你在乱讲什么啦?要是被奶奶听到就惨了!要说妈妈生弟弟,知道不知道?”

“为什么要生弟弟,生妹妹我们才有伴啊!”爱丽听到还要生妹妹,小嘴噘了起来,正要教训她时,江母闻声从屋里走出来,脸色一沉,冲她俩训斥道:“下去!”

爱珠和爱丽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。

“不是说过妈妈要生了,不准你们两个女孩子靠近这里吗?走远一点、走远一点。……还不快走!”江母双眼瞪着她们姐妹俩。

爱珠见奶奶发怒,看了妹妹一眼,赶紧拉着她快步跑开了。

女佣明月朝这里赶来:“老夫人,生男孩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太好了!”江母边说边朝门口莲花园走去。到了门口一看,果然都布置好了,鞭炮也挂起来了。他看鞭炮太少了,便吩咐长工友信说:“友信,少夫人的这一胎可是我们江家的长孙,风水师交代

【禁剧场】

过：鞭炮一定要多放一点，这样才可以惊动天神。”友信听夫人发话赶紧更换鞭炮。

江母又走向长桌检查了一下，问身边的明月：“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？”

“都好了，就等老夫人您了。”明月回答着。

江母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开始，明月很有气势地将手举起来：“预备，开始！”

男孩子们一听开始迫不及待地抢吃起柳丁来。明月在一边呐喊着。

“吃柳丁，江家发财又添丁！”

众男孩跟着一齐喊：“吃柳丁，江家发财又添丁！”

“大声一点儿！”明月使劲吆喝着，“吃柳丁，江家发财又添丁。”

江母正看得高兴，见一名男子站在门口，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。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江母心里问着。

来人正是离家多年的江志和的父亲江绍文。

只听江父说道：“秋琴那么好，你不应该为了生男孩，给她那么多的压力。”

江母冷着脸看着江父。江母说道：“这不是压力，是责任。”

“这么多年来，她哪一点没有尽到责任？全家里里外外不都做得非常好吗？”江父的语气带着对江母的不满。

“江家的事，你管得着吗？让江家有后，是我的责任，你是外人，一切跟你无关！”江母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都那么久的事了，你还是不能谅解？”

“如果我在你的心口用力划上深深的一道，你能谅解吗？”

“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！”江父自我开脱说。

“那是我对不起你啰？”江母的话里带着一股愠怒。

“为什么你的话永远都带着刺?”

“那是因为你我的心口上,插了一把永远拔不下来的刀!”

江父想辩,但是想了想,忙转移话题说:“我不是来跟你争执、吵架的……”

不等江父说完,江母打断了他的话:“没有我的允许,谁也不准踏进江家一步,尤其是你和她!”

江父问江母那个她是不是说雪梅?

江母说:“不然你以为我说谁?”

“玉荷,你怎么到现在还……”

“住口!”江母大声喝斥着江父,“当你踏出江家的那一刻起,就没资格再叫这个名字了!”

“别忘了你是我太太……”

江母说:“那是以前的事!自从我嫁进江家以来,你把我当过你的太太吗?”

江父听到江母的质问,反唇相讥道:“你又何曾好好地尽过做妻子、母亲的责任?你只有在生病的时候,才想到我、想到孩子……”

“你讲话要凭良心!我打从嫁进江家以后,无时无刻不是在为洋行打拼、奋斗,难道这一切付出是为我自己吗?是为江家啊!”江母的话里带着强烈的不满。

“你为了江家的事业真的要忙到连关心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吗?……好,你说志和从满月到周岁,你喂过几次奶?照顾他多少次?一切都是交给奶妈来做。志和周岁生日,你在哪里?志和上学的时候,你陪他去过几次学校?下课后,陪他读过书吗?”江父质问道。志和小时的事又浮现在江父的眼前,江母虽然为志和请了家教,但家教能代替母亲的爱吗?志和的童年,在自己离开家以前,连一点儿家里的温暖都没有过。

过去的事了，多说也于事无补。江父今天来，是要和她谈志和的事，希望她不要把生男、生女看得这么重要，不要让上一代的悲剧再重演！

“说完了没？”江母的脸上越发难看起来。“你别忘了，江家的一切由我做主，你爸爸也说过江家不能没有玉荷这个媳妇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做生意，所以爸爸才欣赏你。”江父一句不让她说。

“是啊，我是会做生意，你父亲一点儿都没看错，我也没有让他失望。但是你呢？你让我、也让他失望了！当年我得了一场重病，你把我送进医院一两天，就急着离开我，你关心的是我姊姊。我跟你说过，那时你如果离开我，你就不是江家的人，以后江家不许你再踏进一步。但是，你还是走了，伤透我的心啊！”

江父申辩道：“当时的情况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！”

“你心里只有我姊姊，根本就没有我，更没有江家，所以我说你够资格当江家的人吗？你记得吧，当时我嫁进你们江家，你父亲生日的那一天，当众讲过一句话，我玉荷在江家说话算数，所以江家一切我讲话算数！”江母越发怒不可遏。

对于过去的一切，江父不想再与她争执，只想讲一句话，“关于志和的事，还是先尊重他母亲一下。”

“绍文，你讲话小心一点儿，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次的警告，志和的母亲就是我。没事你可以走了。”江母情绪越来越激动。

江父怒气冲冲地看了她一眼，转身离开这里。

江母吩咐仆人有诚去请产婆翠娥。三十多岁的有诚敦厚老实，不善言语，对江家十分忠心。

一辆人力车在路上飞奔着。翠娥坐在车上，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紧紧抓着把手，她让有诚慢一点。

有诚不但没慢下来，反而加紧脚步在摊贩与路人之间的缝隙

往前冲钻着，翠娥只得抱着医护箱，另一只手紧抓住扶手。

正在这时，从胡同里闪出一个人来，有诚赶紧大转弯，翠娥险些被摔出去。“闪、闪、闪！”有诚大喊。那人吓得赶紧缩了回去，有诚继续狂奔着，只见一名摊贩推车走来，见到有诚，想闪却来不及了。

装菜的车被有诚撞翻在地。“我的菜，我的菜。”背后不时传来菜贩的喊叫声。

此时，江母正在花园里烧香，禅桌上供着丰盛的三牲和素果。江母拈香高高举起，志和也学着江母的样子，举香过头。

江母嘴里还念叨着：“老天爷，信女高玉荷是一位对江家有责任的人，我们江家也是积善之家，而秋琴更是一位好媳妇，可是她已经连生了两个女孩了，我求您大发慈悲，让她这一胎一定生个男孩。如果江家顺利得男，一定会好好地感谢老天保佑的。”

志和也念：“为了江家香火，秋琴的压力非常大，求您帮帮忙，让秋琴这一胎可要生男孩，以完成家母的心愿。”

江母与志和虔诚膜拜，志和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老夫人，翠娥嫂来了。”从远处传来有诚的喊声。

江母一阵惊喜快步往门口走去。

说话间，有诚拉着翠娥已经到了门口。见到江母和志和，翠娥忙施礼：“老夫人好、少爷好。”

“翠娥嫂你不是推算说秋琴明天才会生吗？”江母问着翠娥，语气中带着一种埋怨。

“前几天我摸少夫人的肚子，还没有往下垂和要生的样子啊！”翠娥陪着笑说，“啊，小少爷一定是知道今天是黄道吉日，所以自己就挑了这个会大富大贵的好日子出生。老夫人啊，恭喜哦，您请来的那三位名师，帮您选了一个还没出世就聪明绝顶的孙子啊！”

有诚怀疑地看了翠娥一眼。

江母闻言大喜，“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那是祖上保佑啊！啊，对

了,现在这个时辰可以生吗?”

翠娥掐指算一算、想一想,然后说:“这时辰真是好得没话说,小少爷真会挑时间。”

江母陪着翠娥来到秋琴的房间。

明月拿着一只瓶子在床前到处轻洒着什么,她先在秋琴的床边,然后又在秋琴的脚边附近洒一些,明月一边洒翠娥一边念。

“童子水,天星水,天星进房、生男孩!童子水,天星水,天星进房、生男孩!”念到这里,她笑着看了一眼正着急的江母,“好了,老夫人,我们都照三位名师交代的做好了,保证生男的。”

“好,太好了,你说的没错,这一胎一定是男的。”江母激动地握住秋琴的手,“你就好好加油吧。”

秋琴点了点头,“唉呦!”忽然阵痛袭来,秋琴不由得大声痛叫起来。

“要生了!热水准备好了没?”翠娥大声喊着。

“准备好了。”明月边应着边捧着热水走过来,江母连忙走过去把手放在水里试了试水温,“水不够烫啦,这样我的宝贝孙子会着凉的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加点热水。”明月忙抱起盆向外跑。

“不用,”江母忙抢过盆,“我自己来。”说完急忙端着往外走。

志和在房门外,见母亲端着盆立即迎上前,“妈。”

“别担心,一定是男的。”江母边走边说着,语气里充满了信心。

志和心里着急,正要进去,门立即关上了,志和进不去屋,只好在外面焦急地踱着步子。

爱珠和爱丽偷偷从墙边探头往里看,担心地小声说:“妈妈叫这么大声,是不是要生了?”

话音未落,一阵婴儿啼哭声从屋里传来,江母听到婴儿哭声,快步走过来,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,她忙将水盆交给明月,三步并

两步跑入房内。

“生出来了。”翠娥抱着孩子。

“我的宝贝孙！快让我抱一下！”江母连忙从翠娥手中抢过孩子。

“是——千——金——”翠娥小声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是——千金——”

江母闻听一个踉跄，人晃了几晃，险些栽倒。明月等人赶紧上前要扶，江母拨开众人欲扶的手，失神地转身往外就走。

江母步履维艰地走出房间，志和见状，又看见明月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中立刻明白了。他让明月好好照顾老夫人！

明月点了点头。江母继续朝前走，志和见了心里十分难过。一会儿，转头向房内的方向望去。

秋琴接过翠娥抱来的女婴，眼泪在眼眶中转着。

“你为什么不是男的？”话未说完，一下昏了过去。

秋琴慢慢醒来，见房内无人，模糊中，隐约见志和与江母正站在门外跟医师说话。

“经过这几天的治疗，少夫人已经没有大碍了，再休息个两三天就能出院了。”医师说。

“太好了。”志和的心总算放下了。

医师却说：“身体是恢复了，可是以后如果想要有孩子，可能比较难了。”

尽管医师在门外小声地说，说的什么秋琴全听到了。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着，医师的话使她震惊，她此时不单单是难过，她不知怎样见江母和志和。

志和也感到惊讶，他不敢相信医师的话。江母在一旁思量着，江家的后代难道就这样没指望了吗？三个女孩就像三座山压着她

的心。江家不能无后。

从医院回来，心事重重的江母把翠娥找来，把医师的话对她讲了，并问她有什么主意。

“借腹生子。”翠娥为江母出主意。

端茶过来的明月闻言，险些将茶杯掉落地上。

“老夫人，不好吧？”明月看了一眼江母，又看了一眼翠娥。

“明月，这里没你的事，下去！”江母喝斥道。

明月还要说什么，她看了一眼江母，正好撞上江母那厉色的眼睛，她赶紧退了下去。

江母叫住她：“明月，刚才的话要是传出去，惟你是问！”

明月赶紧点头退了出去，翠娥见明月出去了，刚要开口时，江母先开口了。

“家境、门户、学历我不要求，不过有三个条件：家世清白、人品端正、口风要紧。”

“老夫人……”翠娥露出为难的样子。

江母冲翠娥笑了笑，以她的了解，这点小事难不倒翠娥的。

“老夫人这样捧我、看得起我，照理说我要很高兴才对！可是，我真的做不来。如果说做媒、接生，我绝对没问题，偏偏您让我去找个姑娘家借腹生子，这……这教我怎么去跟人家父母说？话再说回来，哪家小姐愿意没结婚就挺个大肚子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不愿意啊，是……总要帮人家想一想。”翠娥欲言又止。

江母说：“都帮她想了。如果怀孕、生个女孩，给十万，让她把孩子抱回去，如果生男的，孩子留在江家，给女方一百万！当然，给她的那份谢礼……更不会少你的。”

翠娥呆站在那里，江母的话简直让她不敢相信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才醒过神来，脸上堆着笑，忙不迭地说：“我这边没关系啦，老夫人交代的事，我本来就该给您办好的，就算比登天还难，也给您办

成!等我的好消息!”说完赶忙离开了江府。

明月从江母那里出来就去找有诚。

有诚正在擦车,听明月进门就嚷“坏消息”,头也不回地继续干自己的事,明月生气了,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有诚。

“我们大家都好好的,会有什么坏消息?你就是成天乱叫。”说到这里,有诚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,望着明月,“该不会是老夫人嫌你整天哇哇叫,搅得不得安宁,把你辞了吧?”

“我哪会把家里弄得不得安宁,是老夫人……,哎呀,老夫人不准我讲,不然她要找我算账。”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。

“哎唷,老夫人哪管得住你的嘴啊?”

“死有诚,你欠打!”说着明月举起手。

“别生气,别生气,”有诚赶紧说好话,“我是说……话憋在心里会内伤,说出来呢,有益身体,而且你不说、我不说,老夫人哪知道你告诉我了?”

明月满意地点点头,小心地看了看四周,有诚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紧张地朝四周看了看。

有诚小声地说道:“到底是什么事情?看你这么紧张,害我也好紧张。”

明月压低声音说:“我跟你讲老夫人要借腹生子……”

“借腹生子?”有诚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。

明月赶紧捂住有诚的嘴,眼睛瞪得大大的。

“这么大声,你要害死我啊!”

“我担心着急嘛!你说老夫人要借腹生子,怎么借?借谁的肚子生孩子?”有诚迫不及待地追问着。

“借准的我不知道,不过老夫人找了翠娥嫂来了,肯定是要她找个女的来帮少爷生儿子。”

有诚听了很气愤,老夫人真是急着抱孙子急疯了。

明月接着说：“我真是想不透，为什么非要孙子，男孩女孩不是一样？这是什么老观念！”

“你一样，老夫人不一样啊，你也别嫌老夫人的观念旧，想想如果没有个孙子，这么大的家业不是要送给人吗？”有诚说。

明月觉着有诚说的有道理，不知少爷会不会答应？

有诚说：“少爷这么爱少夫人，当然不会答应！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明月的心总算踏实了。

“不过，”有诚的话又有些含糊了，“少爷是个孝子，老夫人如果硬要少爷答应，少爷能不答应吗？”

“那……怎么办？”明月一听又急起来。

“怎么办哦？”有诚瞪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明月，“有了，老夫人不是要找人借腹生子吗？就找你啊，你可以帮少爷生一个啊！”

“生你个头啦！”随着一句话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明月一巴掌打在有诚的头上。

江绍文听到江母要借腹生子的消息忧心忡忡。江母对他的敌视态度令他进退两难，这时他想到江母的姐姐高雪梅。

二十多年前，江绍文与高雪梅相识，渐渐有了感情，正在两个年轻人如火如荼地相爱时，江绍文的父亲却看中了高雪梅的妹妹高玉荷，高玉荷的经营能力很得江绍文父亲的赏识，所以要江绍文与高玉荷结婚，帮助江家处理洋行的事业。

此时，高雪梅已怀有身孕，她为了成全妹妹的婚姻，为了不让江绍文背上不孝的罪名，断然离开了江绍文，与苏州商人廖宗兴结了婚。婚后生下儿子志和之后，闻听妹妹高玉荷无法生育，江绍文的父亲希望儿媳为江家添丁，传续香火，高玉荷为此非常烦恼。高雪梅担心妹妹无法生养，会失去在江家的地位，无奈，忍痛把刚满月的儿子送给了妹妹，帮助妹妹完成了江家媳妇的责任。

为了不让妹妹担心自己会影响她的婚姻及家庭，便与妹妹约定不再与江绍文见面，也不再与儿子志和相认。

廖宗兴生意失败，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，高雪梅想到了江绍文。在见与不见江绍文上，高雪梅进退维谷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形下，只好求江绍文帮忙。看到姐姐又来找江绍文，高玉荷勃然大怒，她想是姐姐与江绍文旧情未了，她不准江绍文帮助高雪梅。江绍文见百般解释无济于事，便毅然赶到了宗兴洋行。自此夫妻争执、失和，江绍文一气之下离开了家。

江绍文虽然离开了家，仍经常惦念儿子，雪梅虽然也曾答应妹妹不与志和母子相认，心里却割舍不下，每年还是偷偷到苏州看望志和。

雪梅与廖宗兴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廖宗兴因经受不住生意失败的打击，便自杀了。

江绍文想到了高雪梅，便朝她家赶去。

廖母此时正在家里为儿子廖建豪做冬衣，女儿美惠也从上海回到苏州看望母亲。

客厅里，美惠刚刚做好饭，“妈，快来吃饭嘛。”她撒娇地招呼着母亲。廖母将冬衣放下，来到了客厅。

“您那么疼大哥，他都很少回家，讲那么多次还是不回来。”美惠在廖母面前发泄着对哥哥的不满。

“你哥哥事业心重，我知道。冬天到了，记得把衣服拿给你哥哥穿。”廖母边说边坐下吃饭。

美惠在外面工作了好几年，一年回来五六次，“您看哥哥已经快一年半没回来了，真不是个孝子！”美惠还在唠叨着。

廖母替儿子打着圆场：“美惠，你不要怪他。他从小个性强、就是这样，当时他要离开家的时候，就跟我说过：要在外面打出一片

天下，免得家乡的人笑我们。唉，他说要比江家更有钱，你跟你哥哥讲，他对江家的事有误会。”

“妈，您说哥要拼得比江家更有钱？根本是吹牛，人家几代在苏州都是数一数二的，他拿什么跟人家比？”美惠说道。

廖母叹了口气：“妈对不起你们兄妹俩……”

“妈，有什么对不起！不要再说了，我再去整理一下行李。”美惠说完出去了。

“自打二十年前家里破产，我们就过了好苦的生活，还好你们都很乖。……想到当时三餐不继，想到让你们这么受苦，我的心好疼。”廖母喃喃说着。

美惠提着行李，“妈，我要走了！”说完走出了家门。

江父正朝这里走来，迎面遇见了美惠，两人互相看一眼，错肩而过，又不约而同地回头，双方点了一下头。

“她应该就是美惠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她已经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姐了。”想到这里，江父不由自主地笑了一笑，正走着，抬起头见廖母正在门口望着他，他向廖母点了一下头，算是打招呼了，遇到廖母的眼光，总感觉心里热乎乎的。

廖母把江父让进屋里，她把茶放下，看着江父：“我不是说过我的家，你不能……”。

“我知道。二十几年来，我都忍着没来看你。”

“那你？”廖母一脸疑惑地望着江父。

“为了你的孩子志和的事。”

“志和？志和怎么了？”听江父说志和的事，廖母心里一阵紧张。

江父说：“秋琴这一胎又生个女儿，玉荷为了传宗接代，要帮志和找个女人生孩子。”

“这……帮志和找个女人生孩子？”廖母皱起了眉头。

江父点了点头。廖母知道志和很爱秋琴，志和会同意吗？